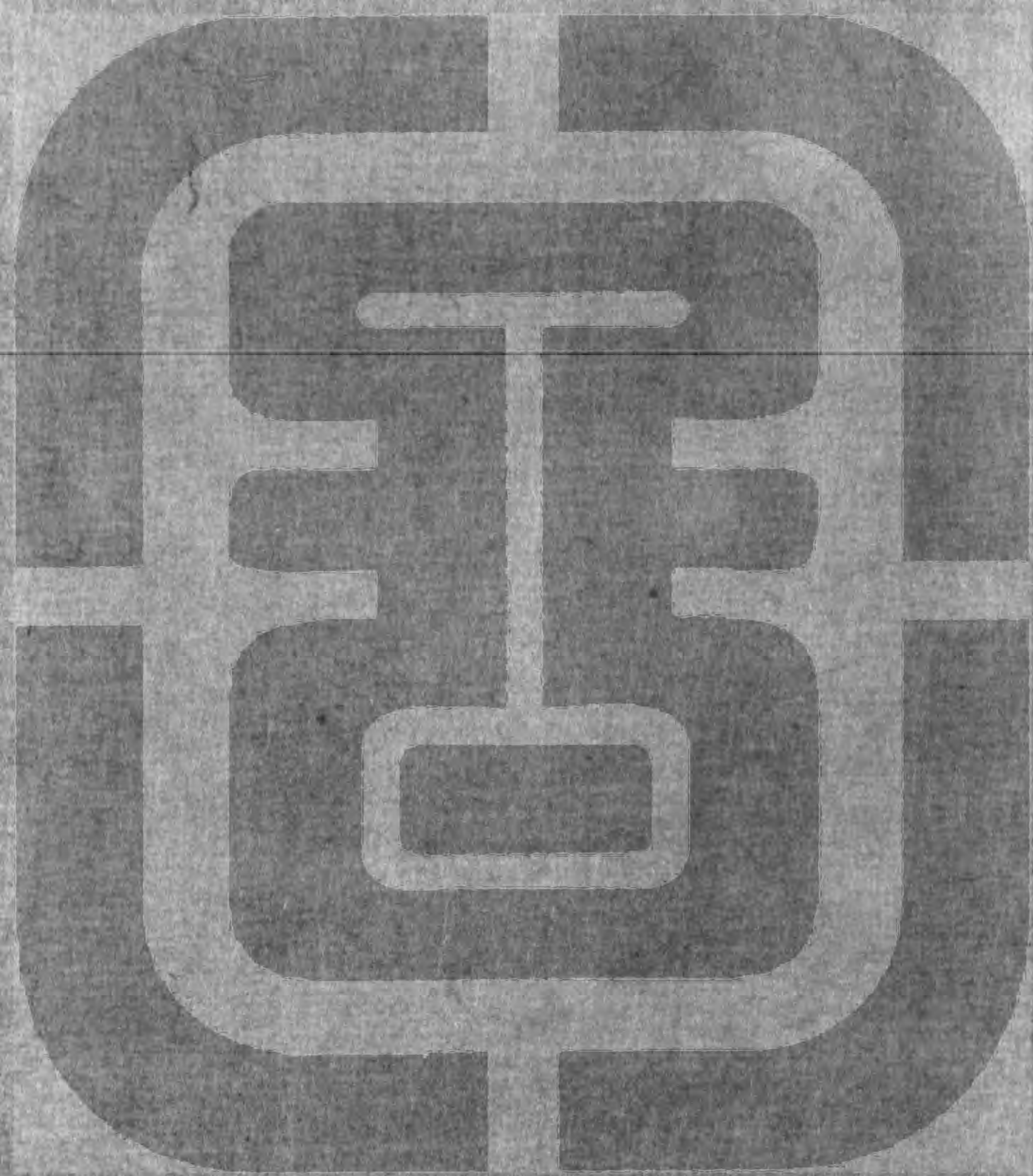


宋繫太平御覽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

西珍寶部七

以製玉琥

琥珀

馬腦

將珠末琉璃

車渠

頗黎

而下水精

雲母

瑟瑟

都勝珎珎

吳若日

說文曰琥發兵瑞玉為虎文

周禮春官土大宗伯曰白琥禮西方

周禮秋官下小行人曰合六幣琥以繡也

左傳昭七年魯昭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于家子雙

琥一環一璧受之大夫皆受其賜

呂氏春秋曰戰闕用琥



曰九奈林曰虎魄

廣雅曰琥魄珠也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淺者五尺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琥魄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其方人以爲枕出博南縣人曾取以獻出典略曰大秦國多琥魄自無所出續漢書曰哀牢夷出光珠琥魄

吳書曰虞翻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遇遇翻翻追書與曰僕聞虎珀不取腐芥慈石不受曲針遇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
沈約宋書曰武帝時寧州嘗獻虎珀枕甚光麗時將北征以虎珀治金瘡上大悅命擣碎分付諸將
西京雜記曰宣帝有身毒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常以虎珀筒盛之

異物志曰虎珀之本成松膠也或以作杯瓶
華陽國志曰珠穴出光珠虎珀能吸芥
西域諸國志曰珠穴出麋盧水邊沙中有短腰蜂窠燒治以爲虎珀

玄中記曰楓脂輸入地中千秋爲虎珀
博物志曰松脂淪入地中千年化爲茯苓千年化爲琥珀虎珀一名紅珠今太山有茯苓而無虎珀益州永昌出虎珀而無茯苓或復云燒蜂窠所作未詳此二說
拾遺記曰昔漢武寶鼎元年西方貢玕恠有虎珀鸞置之靜室自於室內鳴翔

又曰吳主聞潘夫人有色令進其圖圖成吳主見之驚喜以琥珀如意撫案即折曰此神女也因納之
又曰江引曰悅鄧夫人月下舞水精如意誤傷其頰令太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
七

醫醫之以白獺髓和琥珀末塗之遂差
神農本草經曰取鷄卵殼黃白渾雜者熟煑及尚軟隨意
刻作物以苦酒漬數宿既堅內著粉中佳者亂真矣此世
不作無

左思蜀都賦曰虎珀丹青珠江瑕英
潘尼詩曰駕言遊西岳寓目二華山金樓虎珀階象榻璫
瑁筵中有神秀士不知幾何年
廣雅曰馬腦石次玉也
魏略曰大秦國多馬腦

涼州記曰呂纂咸和二二年盜發張駿陵得馬腦鍾榼
北齊書曰武平中除傅伏為東雍州刺史會周克并州遣
韋孝寬來招伏曰并州已平故遣公兒來報便宜急下授

上大將軍武鄉郡開國公即給告身以金馬腦二酒鍾為
信伏不受

北史曰梁主蕭譽曾獻馬腦鍾周文帝報之顧丞郎曰能
擲樗蒲頭盧者便與鍾已經數人不得頃至薛端乃執樗
蒲頭而言曰非為此鍾可貴但思露其誠耳擲之五子皆
黑文帝大悅即以賜之

古今注曰魏武帝以馬腦石為馬勒
拾遺記曰帝顧項時有丹丘國獻馬腦甕以盛甘露充於
厨丹丘之地有夜叉駒跋之鬼能以赤馬腦為瓶盃及樂
器皆精妙於中國用者一云馬腦者惡鬼之血凝成此物
也黃帝時有馬腦甕至堯時猶有甘露在其中盈而不竭
玄中記曰馬腦出月岳
魏文帝曰馬腦勒賦曰玉屬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似

馬瑙故其方人因以名之
陳琳馬瑙勒賦曰託瑤溪之寶岸臨赤水之珠波

陸機靈龜賦曰若車渠繞理馬瑙縹文龜甲錯龍龍鱗

王粲馬瑙勒賦曰遊天國以廣觀兮覽希世之偉寶總衆
材而課美兮信莫臧於馬瑙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則琉璃鏡
廣雅曰琉璃珠也

韻集曰琉璃火齊銖也
漢書地理志曰武帝使人入海市琉璃

續漢書曰哀牢夷出火精琉璃
漢武故事曰武帝好神仙起何神屋扉悉以白琉璃作之

光照洞徹

又曰漢成帝為趙飛鸞造服湯殿綠琉璃為戶

魏略曰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紺縹紅紫十種琉璃

魏書曰天竺國人商販至京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琉璃於

是探礪山石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美於西方來者乃詔

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

明所作自此國中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吳曆曰黃龍扶南諸外國來獻琉璃

晉書曰王濟豪侈帝嘗幸濟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

帝甚美
又曰汝南王醜公卿以琉璃鍾行酒酒及崔洪洪不肯執

問其故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

洞冥記曰東方朔得五色露以琉璃器盛之獻武帝

拾遺記曰董偃設紫琉璃屏風

世說曰滿奮畏風在晉帝坐北窓作琉璃屏實密似踈奮有寒色帝笑奮答曰猶吳牛見月而喘吳牛水牛也南土見月疑是日所以喘奮太尉寵之孫也

廣志曰琉璃出黃支斯調大秦日南諸國南州異物志曰琉璃本質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狀如黃灰生南海濱亦可洗衣用之不須淋但投之水中滑如苔石不得此灰則不可釋

十洲記曰方丈山上有琉璃官不詳其官杜篤論都賦曰槌蟠蛤碎琉璃

諸葛恢集曰詔荅恢今致琉璃枕一美外西人來者傅咸汚卮賦曰人有遺余琉璃卮者小兒竊弄墮之不潔意既惜之人有感物之汙辱乃喪其所以為寶况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

左思吳都賦曰致遠琉璃珂玳瑁最貴孫公達琵琶賦曰回風臨樂刻琉璃

廣雅曰車渠石次玉也魏略曰大秦國多車渠十二日好者

古今注曰魏武帝以車渠為酒杯不詳其詳

古車渠椀賦曰車渠玉屬多織理縵文出於西國其俗寶之亦以繫頸大以為器

王粲車渠椀賦曰雜玄黃以為質似乾坤之未分兼五德之止美超眾寶而絕倫

陳思王車渠盤賦曰唯盤之所生于涼風之峻涓光如激

電景若浮星河神性之瓌瑋信一覽而九驚

王處道車渠解賦曰温若騰螭之升天曜似遊鴻之遠臻
梁四公子記曰扶南大舶從西天竺國來賣碧頗黎鏡面
廣一尺五寸重四斤內外皎潔置五色物於其上向明
視之不見其質問其價約錢百萬貫文帝令有司筭之傾
府庫當之不足其商人言此色界天王有福樂事天澍大
雨雨衆寶如山納之山藏取之難得以人獸肉投之藏中
肉爛類寶一鳥銜出而此寶焉舉國不識無敢酬其價者
唐書曰高宗上元二年十二月拔汗般王獻碧頗黎及地
黃龜茲白王素稽獻金頗黎
天竺記曰大雪山中有寶山諸七寶並生取可得唯頗黎
寶生高峯難得曰國風謂樂波羅
玄中記曰大秦國有五色頗黎紅色最貴

十洲記曰崑崙山上有紅碧頗黎宮七寶堂是也

水精

廣雅曰水精謂之石英

續漢書曰哀牢夷出水精

魏略曰大秦國一名黎難宮室皆水精爲柱食器亦然

廣志曰水精出大秦黃支國

十洲記曰崑崙山上有水精闕

山海經曰堂庭山多水玉

列仙傳曰赤松子服水玉

拾遺記曰周靈王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飾水精爲泥

又曰鬱夷國於山上架樓室向明以開戶牖以水精火藻

爲階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水精磊砢穴山

劉禎魯都賦曰木精潛光於雲穴也

劉公幹清慮賦曰入鑠碧之問出水精之都上青曠之山

蹈琳瑯之塗

雲母

春秋運中樞曰樞星散為雲母

漢書曰王莽侍中侍詔有說莽鳴目虎吻豺狼聲者莽誅

待詔而封告者後常翳雲母屏風非親近莫得見

范曄後漢書曰鄭弘為太尉第五倫為司空初倫為會稽

召弘署督郵每朝弘曲躬自卑帝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

晉陽秋曰孫秀降賜雲母車

梁書曰南岳鄧先生名郁荆州建平人也少而不仕隱居

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

惟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

唐書曰吳王杜伏威性好左道因合金丹求長生之術常

服雲母散

又曰尉遲邈德遂飛練金石閑居服雲母粉

淮南萬畢術曰雲母入地千歲不朽雲母在足無踐棘

取大雲母塗足

下踐棘不能刺

淮南子曰雲母來水

抱朴子曰雲母五色其多青者名雲英宜以春服之多赤

者名雲珠宜以夏服之多白者名雲液宜以秋服之多黑

者名雲母宜以冬服之但有青黃二色者名雲沙宜以季

夏服之晶晶純白者名磷石可四時長服

又曰吳景帝成婚於廣陵掘家有人如生棺中雲母厚尺

許

許

許

許

許

西京雜記曰晉幽公冢甚高羨門關皆是石堊撥除深入
乃得雲母深處見百餘尸縱橫相枕籍皆不朽唯一男子
餘皆女子或坐或立或卧衣服形色不異生人

又曰成帝設雲母帳雲幄雲幕於甘泉紫殿世謂之三雲
殿

晉公卿禮秩曰賜太宰安平王洽雲母輦
晉宮闕名曰含元池中有雲母缸

洛陽宮殿記曰宮中有林商等觀皆雲母置窻裏日照之
煒煒有光

列仙傳曰方面堯時隱人練食雲母

三齊記曰東武城有雲母山山有雲母因以為名安期先
生常所遊餌

東園祕記曰以雲母壅尸則亡人不朽帝馮貴人素國色

亡已十餘年冢為賊所發形貌如故但冷耳盜共竄通之
後捕得之此賊言貴人棺有數斛雲母

石虎鄴中記曰虎作雲母五明金薄扇

裴淵廣州記曰增城縣有雲母向日出照之晃曜

地理志曰瑯琊定山出雲母

王建平典術曰雲母有五名其色青黑五色亂文者名曰

雲母白而微青名曰雲英如水露黃白名曰雲沙青赤雜

者名曰雲珠黃白而赤重厚名陽起石雲母根也其中黑

文班如錢各雲膽傷人不可服第一磷石第二雲母第三

雲珠第四雲英第五雲光服磷石壽五千年服雲母壽三

百年服雲英千年服雲光與天地同保

明皇雜錄曰上於華清宮置長湯數十間屋又為銀鏤漆

明皇雜錄曰上於華清宮置長湯數十間屋又為銀鏤漆

舡至於檣棹皆飾以珠玉又於湯中壘瑟瑟及沉香為山以狀瀛洲方丈

又曰號國夫人奪韋氏宅造中堂既成召匠圻墁投二百萬償其直而復以金盃二瑟瑟三斗為賞後曾有暴風拔

樹委其堂上已而視之略無所傷既撤瓦以觀之皆承以木瓦其傳作精至皆此類也

說文曰珩石之似玉者也爾雅曰東方之美者醫無閭之珣珣琪

山海經曰開明北有珩琪樹珩琪玉屬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

珠寶部八

珩珣

火齊

碧

璠

珽

珉

木難

磬石

璿瑰

玫瑰

武夫

金上

珉珣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則珉珣景宋均注曰事神明得理則珉珣有光

爾雅曰西北之美者則崑崙之璆琳珉珣焉

說文曰珉珣石之似玉者

魏略曰大秦國出珉珣

山海經曰開明東有珉珣樹塊火山多珉珣

管子曰崑崙墟不朝請以璆琳珉珣為幣簪珉珣而辟千金

璆琳珉珣也然後入千里之崑崙可令而朝也

淮南子曰崑崙侵城九重琅玕樹在其東
拾遺記曰崑崙山傍有瑤臺上有琅玕璆琳之玉煎可以
為脂

本草經曰青琅玕一名珠圭

張衡南都賦曰玕瑤琅玕充溢負方注曰飾樂用金銀及琅玕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駢密石與琅玕齊玉璫與璧瑛

盧湛朝霞賦曰想神芝於瀛洲若琅玕於層城

火齊

說文曰火齊玫瑰也

韻集曰琉璃火齊珠也

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綴以火齊

吳錄曰西倦縣有火齊如雲母重沓可開色黃似金

南州異物志曰火齊出天竺狀如雲母色如紫金離別之

節如蟬翼積之如紗縠重沓

張衡西京賦曰翡翠火齊絡以美玉

尚書禹貢曰碧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則碧出

廣雅曰碧有縹碧有綠碧出越嶲雲南

說文曰碧石之美者

漢書曰宣帝時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而致之

於是遣王褒持節求焉如淳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

記年曰惠成王七年雨碧于郢

漢武故事曰帝起神屋基及戶悉以碧石

魏略曰大秦國出碧

晉太康地記曰雲南青蛉縣出碧

異苑曰越構會元縣元馬河畔有祠河中有碧珠若不祭

祀取之不祥會元澤武 莊承曰莫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化為碧司馬彪曰莫弘忠而流故其血

矯世論曰碧似玉唯猗頓別之恐以假不 張衡羽獵賦曰乘瑤碧之雕軒建輝天之華旗

左思吳都賦曰紫貝流黃縹碧素玉也

又蜀都賦曰其中則有青珠黃環碧弩芒消 張衡南都賦曰綠碧紫英青縷丹粟 劉琨與兄子書曰單于但欲得碧汝不可不檢送之

尚書禹貢曰揚州厥貢瑤琨孔安國曰皆美石也

毛詩衛淇澳木瓜曰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 周禮天官甸人宰以婦職教九御大祭祀后裸獻則贊

瑤爵亦如之下天玉曰

左傳昭二曰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 說文曰瑤石之美者

山海經曰章義之山是多瑤瑤玉屬 劉公幹清慮賦曰憑文瑤之几對金精之盤

馬融廣成賦曰鎮以瑤臺純以金提 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美瓊瑤

廣雅曰瑊石次玉也

山海經曰葛山之下多瑊石瑊石注曰瑊石名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其石則瑊玞功音力也

禮記聘義曰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

何也為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

說文曰珉石之次玉也石之次玉也司馬相如子虛賦曰其玉則琳琅珉昆吾

玄中記曰木難出大秦

廣志曰木難珠其色黃生東夷以謂以謂之木難南越志曰木難金翅鳥其結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土人

珍之傳謂初知曰靈文曹植樂府詩曰珊瑚園木難音儒

禮記玉藻曰士珮瑋玫而縵組綬

廣雅曰瑋文石次玉白也郭璞曰今鴈門出瑋石白也如冰亦有赤者

也谷曰金禁山隸圖禁山隸圖

近海經曰北渚之山其上多瑋石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瑋石武夫音儒

山海經曰沃民之國爰有璿瑰璠瑰

廣雅曰神靈滋液自寶用則玫瑰出之類

魏略曰大秦國出玫瑰蘇林

班彪上事曰吏民葬埋有馬被毛鬣角蹄玫瑰宜皆以法

禁之蘇曰會計之山其土多

類馬相如子虛賦曰其石則赤瑠玫瑰

骨瑠東方武夫

廣雅曰武夫石次玉也令賤文

廣雅曰武夫石次玉也

又鼎卦曰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金
又上繫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又說卦曰乾為金謂金剛也坤為土謂土柔也其利斷金謂之鉉鉉金謂之鉉絕澤謂之銑美金最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

史記秦本紀曰獻公十八年兩金櫟陽公自以得金瑞故作廊時於櫟陽祀白帝

又曰秦始皇葬驪山以黃金為鳧雁

又曰衛鞅入秦孝公以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令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

又曰呂不韋乃使其客人著所文號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又曰項羽以陳平為信武君擊殷而還拜平為都尉賜金三十鎰居無何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迺封其金與印使歸間行杖劍亡渡河

又曰漢王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不問其出入也

又曰吳楚反孝景以竇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陳之麻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金無入家者

漢書曰文帝初立以陳平為丞相位第二賜平金千鎰封三千戶

又曰梁孝王未死時金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三十餘萬斤

又曰季布為任俠有名楚人諺曰得黃金百鎰不如得季布一諾

布一諾

又曰董偃見寵館陶長公主安陵表叔謂偃曰願成廟遠無宿宮何不自主獻長門園於上董君入自主獻之上夫悅更名為長門宮主大喜使董君以黃金百斤為表叔壽

又曰武帝即位樂大日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又曰衛青北伐將十餘萬衆擊破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三十餘萬斤

又曰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宣帝時更生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

又曰直不疑為郎其同舍郎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主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而告歸者來歸金亡者大慙

又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任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如淳曰籬竹器受三升今陳留俗有此器淳以為滿籬言甚多

耳非器名謂陳留之俗則吾陳留人也不聞有此器

又曰尹翁歸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

又曰踈廣徙為太傅兄子受為少傅父子並為師傅俱乞骸骨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以五十斤

又曰秦幣黃金方寸而重一斤以溢為名孟康曰二十兩為溢臣瓚曰秦

以一斤為一金漢金為貨夏殷無聞周黃金方寸而重一斤故貨寶於金武帝時衛青擊匈奴斬捕首虜賜黃金二十餘斤

又曰王莽敗省中黃金萬斤者一匱尚六十匱續漢書曰扶風人士孫舊居富而性恠梁冀認奮母為其守藏婢云盜紫金千斤

又曰楊震為東萊太守道經昌邑初震舉茂才王密時為

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不知密愧而出
又曰張奐遷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三十疋先零酋長遺金渠八枚奐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

又珍寶部九

金中

東觀漢記曰郭况遷為大鴻臚上數幸其第賞賜金帛京師號况家為金穴言其富貴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張載字仲宗為廣陵太守舉孝子吳奉為孝廉奉賚金為禮載閉門不受奉以囊盛投載園中而逝載追不及賚金主廣陵還奉
又曰雷義字仲公常濟人死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候義不在嘿投金於承塵上後葺治屋得金主已死義乃以付縣曹

張璠漢記曰永昌太守鑄黃金之地獻之梁冀益州刺史种暠發其事

後漢書曰中興初有應姬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代通顯又曰益州金銀之所出

魏略曰田豫爲并州胡密懷金三十斤曰以此上公豫張袖受之荅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又曰大秦國出金織成帳也

魏志曰繁昌縣授禪石碑中生金表送上羣臣盡賀蜀志曰先主平蜀賜諸葛亮等金數百斤

王隱晉書曰永嘉初陳國項縣賈遠石碑中生金人盜鑿取賣賣已復生此江東之瑞也

又曰咸寧三年起居注載燉煌郡上金鋼中生金百陶不消可以切玉

又曰鄱陽樂安出黃金鑿土十餘丈披沙之中所得者大如豆小者如梁米南郡象林南有四國皆稱漢人貢金供稅

晉後略曰載買后以鹿車詣金墉城浪金屑而死

晉書曰清河王尊初爲清河世子所佩金鈴歟生隱起如麻粟者祖母本陳大妃以爲不祥毀而賣之占者以金是晉行大興之祥覃爲皇盾是其瑞也毀而賣之象覃見廢不終之驗也

晉永和起居注曰廬江太守路永表言於穀城北見水岸邊紫赤光得金一枚文如印齒

宋書曰褚彥回爲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中將一餅金因求清閑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此人大懼收金而去彥回

敘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
南史曰南海扶南國王諸農死于陽邁立陽邁初在孕其
母夢生兒有人以金蓆籍之其色光麗夷人謂金之精者
為陽邁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為名宋永初二年遣使貢獻
以陽邁為林邑王
宋書曰齊武帝嘗至劉悛宅晝臥覺悛自捧金澡灌受四
升以沃盥因以與帝
齊書曰金車王者至孝則出金人王者有盛德則游於後
池林邑有金山金汁流於浦
又曰梁武帝於襄陽起兵蕭穎胄以荊州應焉時長沙寺
僧鑄黃金為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為下方黃鐵
穎胄因取此龍以充軍實
梁書曰武陵王紀鎮蜀既東下黃金一斤為一餅百餅為

筵至百筵銀五倍之其他錦罽稱是每戰則懸金以示將
士終不賞賜

又曰廬陵王續之子應不惠王薨至庫內闕珍物見金鋌
問左右曰此可食不荅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總乞汝
南史曰林邑國有山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
螢火

又曰甄法崇之孫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筭就州
長沙寺庫質錢後贖筭還於筭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
之彬得送還寺庫道人大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
事不得舉而失檀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
彬堅然不受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卒
還金梁武帝布衣而聞之及踐祚以西昌侯藻為益州刺
史乃以彬為府錄事參軍帶郫縣令將行同列五人帝誠

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屬
山此名德益彰

陳書曰歐陽頎在嶺南交州刺史袁曇綬密以金五百兩
寄頎令百兩還合浦太守龔爲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
之知頎尋爲蕭敷所破貲財並盡唯所寄金獨存曇綬亦
尋卒至是頎並依信還之時人莫不歎伏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建武元年十一月不雨雪至
二年八月穀價湧貴金一斤直米二升

又前燕錄曰汜昭字嗣先歟煌人辟州主簿志在理枉申
滯人有於夜中報昭黃金者昭責而遣之

後魏書曰趙柔字元順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
縑柔呼主還之

又曰孫軌字元慶爲諸軍司馬太武平赫連昌引諸帥入

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取帝扼
手親探金賜之謂之曰卿臨財廉朕所以增賜者欲顯廉
於衆人

又曰段揮自慕容瓚歸魏大武至長安人告暉欲南奔云
置金於馬羈中帝密遣視之果如告者斬之於市

又曰李安世爲主客令每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內珍寶令
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時齊劉纘至金
玉肆問價纘曰北方金玉太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
朝不貴金玉所以同於瓦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地不愛寶
故川無金山無玉纘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罷

又曰副貨國城周匝七十里國王有黃金殿殿下有駝七
頭高三尺

又曰拔豆國出金銀河鈎羌國出金珠

北史齊李幼廉少寡欲爲兒童時初不從家人所求請故嘗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強付輒擲之地後爲南青州刺史主簿徐乾富而暴橫厯政不能禁幼廉初至因其有犯收繫之乾密通疏奉黃金百挺奴婢二十人幼廉不受遂殺之不復論正以同結元勳又與幼廉不與

北史隋獻皇后山陵後帝賜楊素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珠

隋書曰上賜王公已下射楊素箭爲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鉅萬以賜之其賦詩齊神文賦市

唐書曰太宗謂侍臣曰水旱不調皆爲人君失德朕德不修天當責朕百姓何罪而尚多窮困聞有鬻男女者朕甚愍焉於是遣御史大夫杜淹巡關內諸州出御府金寶贖還父母存今北齊錄金王世充御寶之寶刻於州不刻於

又曰開元中杜選爲監察御史往西覆屯蕃人贖金以遣暹因辭不受左右以不可失蕃人之情暹受而埋於墓下既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

又曰德宗詔曰朕聞王者不貴遠物所寶惟賢故堯設茅茨禹卑宮室光武捨去寶劍順帝封還大珠朕仰企前王思齊太素邕州所奏金坑誠爲潤國語人於利非朕素懷方以不貪爲寶惟德其物豈尚茲難得之貨生其可欲之心邪其金坑任人採刷官不得占

又曰貞元元年四月南詔王異牟尋與其酋長定計遣使趙莫羅眉由南安使凡三輩致書於韋臯各賫生金丹砂爲贄三分前臯所與牟尋書各持其一爲信歲中三五京師且日牟尋請歸大國未爲藩臣所獻生金以喻向化之意堅如金也丹沙示其赤心耳上嘉之乃賜牟尋詔書

又曰韋執誼時爲翰林學士受賕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
執誼乃探懷中出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若賴先
人德致名位幸各已達豈可如此自毀壞擺袖而去執誼
大慙羈獄出南安謝及三罪是皆然故其金帛謝除制者必
又曰路隨爲翰林學士乃兼金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
叱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賄耶終無所納
管子曰玉起於禺氏山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此寶相
去各七千里湯以社山之金以贖民之賣子者禹以歷山
之金贖賣子者江陽之珠天下之美上有丹砂下有黃金
上有慈石下有銅金上有陵石下有鉛錫上有赭下有鐵
葛盧山發而出金蚩尤取以爲劍鎧雍狐山發而出金蚩
尤取以爲戟楚有汝漢之黃金人志謂取而用其珠不
晏子曰景公爲履黃金之綦僅能舉之亦謂人費金以取

列子曰齊人有鬻金者清且衣冠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
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
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魯連子曰秦圍趙邯鄲魏使將軍新垣衍入邯鄲令趙尊
秦爲帝魯連子說罷之秦軍退平原君以千金爲先生壽
笑曰若卽有取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

莊子曰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鑊鄒大冶必以
爲不祥之金

又曰以瓦注者巧以黃金注者昏所夢重則心矜

又曰至仁無親至信辟金金玉小信之質耳至信則隆

又曰金石有聲不考不鳴也

韓子曰荆南麗水之中生金

又曰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

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不及舍遂去中山其御
曰交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
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爲趙來聞中山君因索而
罪之
又曰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居
一月公自問張譴曰君子死將誰使代子答曰無正法而
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無
正
又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尉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
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日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
以百金委之叔向受金而見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平公
曰何以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是秦荆惡也必不敢禁
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

出之可以得荆彼不出是卒惡也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
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爲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
出之荆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之

墨子曰昔夏使飛廉折金於山鑄昆吾鼎成而方不炊
自烹不舉自臧不遷自行以祭昆吾之墟其兆繇曰蓬蓬
白雲一南一北一東一西九鼎既成遷三國夏失躬受躬
失周受

孟子曰齊王以兼金一百遺孟子兼金好金也

列子曰夏華舫謂湯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
中有山一曰岱輿二曰方壺三曰員嶠四曰瀛洲五日蓬
萊其上高觀皆金闕

淮南子曰玦五百歲生黃澗五百歲生黃金黃金千歲爲

黃龍玦石也中央數五故五百歲一秦以一鎰爲一金而

重一斤漢以一斤爲一金
又曰舜藏金千斤於斲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
又曰子拯溺者金玉不若得尋常纏
傳子曰懸千金於市人不敢取者分定矣委一錢於路童
子爭者分不定矣
抱朴子曰合金液用古稱黃金一斤都合用四十萬而成
一劑可令八人仙也其次餌黃金一斤可得地仙
又內篇曰山中亥日稱人守者金玉知其物則不能爲害
又曰吳景帝時成將於廣陵掘一大家棺中人面如生兩
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大如棗許此假物不朽之效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
金下
國語曰范蠡乘輕舟以浮於五湖其知其所終王令工以
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
穆天子傳曰觀天子寶黃金之膏
春秋後語曰尉繚來說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其
君臣俱怨若或合從醮而出不意
潛王所以亡也願大王無愛昧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秦
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王大善之
又曰邯鄲既存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辭謝者三終不
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仲連壽仲連笑
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而無取也即

國語曰范蠡乘輕舟以浮於五湖其知其所終王令工以
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
穆天子傳曰觀天子寶黃金之膏
春秋後語曰尉繚來說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其
君臣俱怨若或合從醮而出不意
潛王所以亡也願大王無愛昧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秦
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王大善之
又曰邯鄲既存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辭謝者三終不
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仲連壽仲連笑
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而無取也即

有取者乃商賈之人仲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也

又曰邯鄲之北有蘇人侯蘇秦往說之蘇人侯送以黃金百鎰其家丞諫曰君侯之與客無故舊而送之百金其說可得聞耶蘇人侯曰客天下辯士立談之間再奪我地而復歸之吾地雖小豈其百金

韓詩外傳曰田子為相三年歸休以金百鎰奉其母母曰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為人臣不忠是為人子不孝子其去田子慙愧走出自歸於王還金請退就獄王赦田子罪以金賜其母

又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欲以為相莊子固辭

又曰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於路呼牧者取之牧者曰

何子居之高而視之下也類君子而言野也有君不臣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吾豈取金者乎延陵季子知其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

周易參同契曰黃土金之父流水珠之母

英雄記曰董卓塢有金二三萬斤

漢武故事曰帝年數歲長公主遍指侍者與作婦好否皆不用後指陳后帝曰若得阿嬌作婦當以金屋貯之

漢武內傳曰帝受西王母真形經盛以黃金之几

又曰西王母有九丹金液金漿

漢東園祕記曰亡人以黃金塞九竅則尸終不朽
陸賈新語曰舜藏金於嶰巖之山損珠玉於五湖之淵杜姪邪絕覬媚之情也
東方朔神異經曰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銀盤圍五

十丈... 又曰西方白宮之外有金山上有人長五丈餘名曰金犀
守之... 蜀王本記曰秦王以金一笥遺蜀王蜀以禮物荅而盡化
爲土秦王怒羣臣拜賀曰土者地也秦當得蜀矣
說苑曰申鳴者以孝聞於楚王授之相辭不受其父曰使
汝有祿於國立義於庭吾無憂矣申鳴從父命爲楚相及
白公亂申鳴曰今不得爲孝子矣遂援鼓殺白公其父亦
死王賜金百斤申鳴曰何面目見天下遂自殺
新序曰齊桓公見麥丘邑人問之曰年幾何對曰八十矣
日以子之壽祝寡人乎曰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以人爲
寶
又曰公孫敖問伯象先生曰今先生收天下之術博觀四

方之日久矣未能禪世主之治明君臣之義是則未有異
於府庫之藏金玉篋篋之囊簡一書也
又曰郭隗語燕昭王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已
死買骨五百金不能暮年千里馬至者二
論衡曰盧江民小勇曰陳爵陳挺相與浴於湖崖有酒樽
色正黃沒水中爵以爲銅涉水取之重不能舉挺往助之
樽更爲沉盤動入深淵中挺爵留顧見如錢等正黃數百
千枚卽共掇櫬各得滿手歸示其家乃黃金也
論衡曰衆口鑠金者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宜
故云鑠金

風俗通曰衆口鑠金俗說有美金于此衆人咸共詆訛言
其不純賣金者欲其售因取鍛燒以見真此爲衆口鑠金
又曰漢書說王陽好車馬衣服及遷徙所載不過囊衣俗

傳王陽能作黃金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爲潔白車馬衣服亦能幾何何足推之乃傳俗語白虎通曰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爲言禁也

西京雜記曰韓嫣好彈常以金爲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爲之語曰若飢寒逐金丸京師兒僮每聞嫣出輒隨之望丸所落而拾之

樂說稽曜嘉曰君臣之義生於金
葛洪神仙傳曰容成公服三黃得仙所謂雄黃雌黃黃金搜神記曰魏郡張巨賈宅與程應舉家疾賣何文文獨持大刀暮入北堂梁上三更中有一人丈餘高冠赤幘呼曰細署應諾何以有人氣荅曰無文問曰高冠者誰荅曰金也在西屋壁下文掘得金三百斤

又曰漢文微服懷金過魯少年少年柱金杖出應門王子年拾遺記曰少昊時金鳴於山銀涌於地或如龜蛇之類乍似人鬼之形

又曰方丈山有池泥色金而味辛以泥爲器可作丹矣百鍊可爲金矣金色青照鬼魅猶如照而不得藏形也

異苑曰汝南躬陶市同縣張南宅掘地得錢百萬金二斤卽以還南南曰君至德感神寶爲君出終不肯受陶送付縣令河南張標表上尚書

又曰新野黃舒義熙中耕田得一船金卜者云三年勿用長守富也舒不能從遂成土壤

又曰永康王曠井上有一洗浣石時見赤氣後有胡人寄宿忽求買之曠惟所以求及度錢子婦孫氏觀二黃鳥鬪於浣石上疾往掩取變成黃金胡人不知紫市逾急旣得

卷之二十一

撞破石內正有二鳥處
又曰即墨有古冢發之有金牛塞礙門不動犯之則大禍
迹異記曰南康雩都縣沿江西出去縣三里名夢口穴狀
如石室舊傳常有神鷄色如好金出此穴中奮翼迴翔長
鳴響徹見人輒飛入穴因號此石為雞石昔有人耕此山
側望見雞出遊戲有一長人操彈彈之雞遙見便飛入穴
彈丸正着穴上丸徑六尺許下垂蔽穴猶有間隙不復容
人又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一人通身黃
衣檐兩籠黃瓜求寄載因載之黃衣人乞食船主與之食
訖船適至崖下船主乞瓜此人不與仍唾盤上徑下崖直
入石中船主初甚忿之見其入石始知神異取食器視之
見盤上唾悉是黃金
又曰先儒說禹時天下雨金三日古詩曰安得天雨金使

金賤如土周成王時咸陽雨金今咸陽有雨金原秦二此
元年宮中雨金既而化為石漢惠帝二年宮中雨黃金黑
錫又翁仲孺家貧力作居渭川一旦天雨金十斛於其家
由是與王侯爭富今秦中有雨金翁世世富焉

錄異傳曰隗炤者汝南陰鴻壽亭民善於易臨終書板授
其妻曰吾死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後到五年春當有
詔使頓來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卿以此板往責之亡後
果大困欲賣宅者數矣憶夫言輒止到期日有龔使者果
至亭妻遂賞板往責使者使者執板不知所言曰我生平
不踐此處何緣爾也沈吟良久謂曰賢夫何能妻曰夫善
易而未曾為人卜使者曰可矣乃顧命侍者取箸而筮之
卦成謂炤妻曰吾不相負金賢夫自有金乃知亡後暫窮
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婦兒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

曹操別傳曰操引兵入峴發梁孝王家破棺收金寶數萬斤天子聞之立泣曰益部者舊傳曰王恽字少林詣京師於客舍見諸生病甚因謂恽曰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與乞收藏骸骨未問姓名因絕恽賣金一斤以給祭棺九斤置生腰下

魯國先賢志曰叔孫通草創朝儀拜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通悉以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聖人也知當世務曰盧江七賢傳曰陳翼字子初到藍鄉見馬旁有一人病呼曰我長安魏少公問卿盧江樂來遊今病不能前翼迎歸養之有金十餅素二十疋既死翼賣素買棺衣衾以金置棺下騎馬出入後其兄長公見馬告之吏捕翼翼具言棺下得金長公叩頭謝以金十餅投其門翼送長安還之

邴原別傳曰邴原字根矩以喪亂方熾遂往遼東時同郡劉舉亦在道曰太守公孫度度掩捕其家而舉得免窘逼歸原東萊太守太史子義素有義原以舉付之舉臨去以其手所杖劍金三餅與原原受金辭劍還謂度曰將軍平日與舉無郟而欲殺之者但恐其為蜂蠆耳今舉以去若以拘閑其家毒螫必滋甚矣度即出舉家原以金還之茅君內傳曰漢帝及王莽獻金鍾之屬今埋在小茅山上又曰取鈔十斤着鐵器中猛火燒之三沸投九轉之華一銖於鈔中攪之須臾立成黃金九斤

吳時外國傳曰斯調國作金床

扶南傳曰毗騫國食器皆以金為之金如此間之石露出甬邊無有限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伐楚還漂陽瀨水上欲報自殺婦人

百金不知其家投金瀨水中而去須臾有一姥哭而來自言是女母取金而去

蜀李書曰武帝諸將進金銀或以得官者楊褒諫曰陛下為天下主何有以官買金耶帝謝之

列女傳曰樂羊子出學其妻貞義截髮供其費後羊子得遺金一餅以與妻貞義曰君子不以利汚行羊子慙而去

又曰廣漢汝婦者汝敦妻也敦以所受田地奴婢三百餘萬悉讓與兄裁留園地數十畝起舍耕作土中得金一器

敦以示妻妻曰本言讓先祖所有此猶非其有耶敦曰固吾意也俱擔金送與兄嫂

郡國誌曰蘇秦宅在洛陽利仁里後魏高顯業每夜見赤光於光處掘得金百斤銘曰蘇家金業為之造寺

秦州記曰金城郡應劭云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

臨海記曰白石山去縣邑三十里望之如雪上有淵相傳云金鵝之所集

鄭緝之東陽記曰金狔山之康縣南三里故老傳云有人得金狔於此故名山

劉欣期交州記曰趙姬者九真人乳長數尺入山聚盜遂攻郡常着金擗提屐

又曰金有華出珠崖謂金華采者也雪山在新昌南人曾於山中得金塊如升迷失道還置本處乃得山

錢塘記曰縣東南有峴山長老相傳採金於此

羅浮山記曰州南十里有金牛潭漁人見金牛自水出義熙中縣民張安躡得金鑲大如指遂數十尋尋不已俄

有物從水引之掘不能禁以刀斷得數尺安遂致富其後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十一

義典周雲甫掩此牛掣斷其鎖得二丈遂以財雄
林邑記曰從林邑往金山三十日至遠望金山嗟峨如赤
城照輝似天光澗壑谷中亦有生金形如蟲豸細者似蒼
蠅大者若蜂蟬夜行燿燿光如螢火金公九
地鏡圖曰黃金之氣赤黃千萬斤以上光大如鏡盤
白澤圖曰黃金之精石名塘狀如豚居人家使人不宜妻
白鼠以昏時見於丘陵之間視所出入中有金
關令內傳曰老子與尹喜登崑崙上金臺玉樓七寶宮殿
晝夜光明乃天帝四王之所遊處有珠玉七寶之牀
宗躬孝子傳曰郭巨河內溫人也妻生男謀曰養子則不
得營業妨於供養當殺而埋焉鍤入地有黃金一釜上有
鐵券曰黃金一金金賜孝子郭巨
揚雄集曰單于上書願朝哀帝以問公卿公卿虛費府帑

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雄止書諫天子召還匈奴使
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黃金十斤

孔融聖人優劣論曰金之優者名曰紫磨猶人之有聖也
陳思王辯道論曰甘陵甘始語余曰本師姓韓字世雄始
常與師於南流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

嶺表異錄曰五嶺內富州賓州澄州江溪閒皆產金側近
居人以木箕陶金為業自旦及暮有不獲一星者鄭珉傷

云披沙辛苦見傷懷往往分毫望亦乖就中澄州者最為
良金余頃年使于上國親友不欲書其姓字附澄州金二十兩與

當時權臣余訝其單鮮友人曰金雖少貴其夜明有異於
常金耳遂留宿驗之信然也

太平廣記卷八十一

漢書曰王莽時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千五百八十張
張
曰朱提縣名他銀一流直千是為銀貨
屬犍為出銀

又西域傳曰無雷國出銀
其王而王
司馬彪續漢書曰大秦國以金銀為錢十銀錢當一金錢

魏志曰郭脩手刃蜀大將軍費禕追加褒寵諡曰威侯子
龍加爵拜奉車都尉賜銀千餅

魏武止雜物疏曰御物中宮貴人公主皇子純銀漆帶鏡
一枚西貴人純銀參帶五皇子銀匣壹皇子雜用物十六

種純金參帶方嚴四具
又曰御物及貴人公主皇子有純銀香爐也

魏志曰穢國男女繫銀廣數寸以為飾
蜀志曰先主平蜀賜諸葛亮等銀千斤

吳志曰孫皓時言掘地得銀長一寸廣一分刻上有年月

於是改年為天策
於此

又曰婁圭為劉表所圍圭飲食健兒數百人人賜銀一斤
使繫表

晉故事曰成帝咸康元年有司奏上元給賜眾官銀檢金
部見銀一萬五千兩充給

宋起居注曰廣州刺史韋助鑊銀銘二枚
齊書曰明帝每存儉約欲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

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蕭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
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

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慙
南史曰梁陶季直丹陽和陵人也祖愨祖宋廣州刺史父

景仁中散大夫季直早慧愨祖甚愛異之嘗以四函銀列
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其一季直時年四歲獨不取曰若有

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條故不取愍祖益奇之
陳書曰周文育從南海出至太庾嶺遇卜者卜之曰君北
下不過作令長南人則為公侯又當暴得銀二千兩若
見信以此為驗其夕宿於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
勝之得銀二千兩且遂却入嶺南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聰引帝入讌語帝曰卿為豫
章王時贈朕柘弓銀研卿頗憶不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
日不得早識龍顏

又後趙錄曰太武殿室皆銀楹金柱

後魏書曰銀出始興陽山縣又出桂陽陽安縣驪山有銀

礦二石得銀七兩白登山亦有銀礦八石得銀十兩宣武帝

並置銀官
每令探鑛

又曰孝明皇帝開恒州銀山之禁與人共之

又曰太武皇帝和平二年詔中尚坊作黃金合盤鏤以白
銀鈿以玫瑰

唐書曰武德中方術人師市奴合金銀並成上異之以示
侍臣封德彝進曰漢代方士及劉安等皆學術唯苦黃白
不成金銀為食器可得不死

又曰貞觀中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諸山大
有銀坑採之極是利益每歲可得錢百萬貫土謂曰朕貴
為天子是事無所少乏唯須嘉言善事有益於百姓者且
國家贖得數百萬貫錢何如得一有才行人不見卿推賢
進善之事又不能按舉不法震肅權豪唯只言稅鬻銀坑
以利多為美昔堯抵璧於山投珠於谷由是崇名美號見
稱千載後漢桓靈二帝好利賤士為近代庸暗之主卿遂
欲將我比桓靈耶是日放令還第

又曰太宗引杜淹為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學士常侍
宴賦詩時有八人同作淹為稱首賜以銀鍾部主
又曰貞觀中鴻臚奏高麗莫交離貢白金黃門侍郎褚遂
良進曰莫支離虐殺其主九夷所不容陛下以之興兵將
事弔伐為遼山之人報主辱之耻若受其貢何所致伐太
宗納焉
又曰元和十四年涇原節度使王潛進銀三千兩熟線綾
三千疋涇州密通戎境其土無百姓其軍皆仰給度支舊
矣至若無名上獻雖吳蜀沃富猶謂取諸人以干媚不免
於譏責今則盜削軍實以充貢獻而求恩澤蓋以時急於
財勢使然也
又曰太和中尚書左丞王起進亡兄播銀胡瓶二百杖玉
及通犀帶刀劍器械等

管子曰上有鈔者下有銀

列子曰周穆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天暨化人之官構以
金銀絡以珠玉

淮南子曰夫淇衛茵露飾以銀錫有薄縞之幘不能獨穿
也

抱朴子曰銀但不及金玉服可地仙

穆天子傳曰天子乃賜曹奴之人戲黃金之鹿銀麋

得玉豚金狗之屬皆
古者賂夷狄之奇貨

又曰披圖視觀天子之寶器有燭銀

山海經曰柘陽之山其陽多白銀

多赤銀

東方朔神異經曰南方有銀山長五十餘里高百餘丈皆

悉白銀不雜土石不生草木

東方朔十洲記曰東方外有東明山有宮焉左右闕而立其高百尺建以五色門有銀榜以青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南方有閻明山有宮焉有銀榜題曰天地中女之宮栢譚新語曰明門郎程偉好黃白事娶婦得怪女偉無衣焉婦致兩疋繒後見夫方扇炭欲燒筒中水銀婦乃出其中藥以投之立成銀偉就求道不授發狂而死
白虎通曰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太山何報告之義或曰封金銀繩或曰石塗金銀繩封之以印璽
瑞應圖曰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爲非則銀甕出
阮譔三禮圖曰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錯以白銀
幽明錄曰徐琦每見一女子姿色甚美便解臂上銀鈴贈之
列異記曰故司隸校尉上黨鮑子都少時止計塚於道中

遇一書生獨行無伴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爲按摩奄忽亡不知姓名有書一卷銀十餅即賣一餅以殮斂其餘銀以枕之素書著腹上哭之謂曰若子魂靈有知當令子家知子在此今奉使命不獲久留遂辭而去

吳越春秋曰禹登宛委山得五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異物志曰金鄰國去扶南二千餘里土地出銀

異苑曰弘農楊子開土中作聲掘得玉後三年有蛇去梁上落糞皆成碎銀作器賣於市得者尋以破滅
地鏡圖曰銀氣夜正白流散在地撥之隨手合

又曰銀精變白雄雞

酈元注水經曰潺水出潺山水源有金銀礦洗取火合之以成金銀

南越志曰遂成縣任山銀沙自出

外國事曰私呵調國王供養道人食日銀三兩
任預益州記曰陶保至益州人飢米二合直銀一兩
王韶之始興記曰冷君西北有小首山宋元嘉元年夏霖
雨山崩自顛及麓崩處有光耀有若星辰焉居人往觀皆
是銀鑠鑄得銀也
又曰秋水源山盤石上羅列十甕皆蓋以青盆其中悉是
銀餅人有遇之者但得開觀之不可取取輒迷悶晉太元
初林駟家僕竊三餅有大蛇傷而死其夜林駟夢神語曰
君奴不長盜銀三餅已受顯戮願以銀相備駟覺雙死銀
在其傍有徐道者自謂能致乃集祭酒盛奏章書擊鼓吹
入山須臾雷震雨不倒樹折木道遂懼走
湘州記曰山江縣有銀山山多素霧
廣州記曰廣州市司用銀易米遂成縣任山又有銀空有

銀砂

桂陽記曰臨賀山有黑銀

黃銀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則黃銀見

隋書曰辛公義為牟州刺史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于滄
海皆苦水災境內犬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
水部郎婁勛就公義禱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
唐書曰太宗嘗賜房玄齡黃銀帶顧謂曰昔如晦與公同
心輔朕今日所賜唯獨見公因泣然流涕
又曰如聞黃銀多為鬼神所畏命取黃金帶遣玄齡親送
于靈所也

水銀

史記曰秦始皇葬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轉相輸終

而復始秦皇墓中有水銀
皇覽曰關東賊發始皇墓中有水銀
廣雅曰水銀謂之瀆

吳越春秋曰闔閭葬墓中瀆地廣六丈

神仙傳曰封君達隴西人服鍊水銀年百餘歲常騎青牛
世號青牛道士

水滸 鈇

尚書禹貢曰海岱惟青州岱畎絲泉鈇松怪石

史記曰高漸離秦始皇矐其目使擊筑漸離乃以鈇置筑
中舉筑扑秦始皇帝

漢書曰江都王建宮人八子有過者輒令以鈇杵舂不中
程輒掠廣川王去數召姬榮愛與飲后昭信諧之銷鈇灌
其口中

漢書曰或盜靡錢質而取鈇如淳曰或曰民盜靡漫

東觀漢記曰曹褒寢則枕鈇

范子計然曰黑鈇之錯化成黃丹丹再化之成水粉

淮南子曰鈇不可爲刀

又曰鈇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誠得數也

抱朴子曰愚民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鈇所作

栢子新論曰淮南王之子娉迎道人作爲金銀又云字金

與公鈇則金之公而銀者金之昆弟也

茅君內傳曰取鈇十斤安鐵器中猛火燒之三沸投九轉
之華一銖於鈇中攪之立成黃金

神仙傳曰尹軌字公度有一人遭父喪當葬而貧窮及公
度過省之孝子說甚辛苦公度愴然曰卿假求數十斤鈇
得否孝子言猶可得耳乃具一百斤公度將入前山中架

小屋下於爐火中銷鉛以其所帶管中藥如棗大投沸鉛中攪之皆成好銀以與之告曰念卿貧困故以相與慎勿多言

述異記曰河間有雨鉛城漢世天雨鉛

地境圖曰草青莖赤秀下有鉛

玄中記曰鉛錫之精爲老婢

錫

周禮夏官下職方曰楊州其利金錫鄭玄曰錫鐵也

爾雅曰錫謂之鋤

周官考工記曰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

史記曰江南出柎梓薑桂錫連徐廣曰連音連鉛之未鍊者也

淮南子曰明鑄之始照未見其容也及杙之以玄錫磨之

以氈則鬚眉見

山海經曰龍山之下多赤錫灌山多白錫

博物志曰積草三年燒之津液下流成錫

越絕書曰赤堇山破而出錫

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歐冶子不能鑄鉛錫爲干將

神仙傳曰尹軌字公度嘗見一人本官族子弟仕郡遇公

事簿書不了當備官錢百萬賣田宅車牛不售而停見收

繫公度語所富人曰子可以百萬錢借我我欲以救人後

三十日倍當相還富人喜敬之卽以百萬錢與公度公度

以與遇事者曰卿能得一百二十斤錫不遇事者卽具之

公度於鏹中銷錫復以其腰間管中藥一方寸匕投沸錫

中攪之皆成金卽秤賣與人得錢百萬以還富人近光熙

元年開公度到南陽太和山中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二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二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三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三
銅 鐵 金 鋼

左傳僖中曰鄭伯朝楚楚子與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
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

史記曰秦使徐福入海還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曰汝秦
王之神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往蓬萊山見芝城宮闕
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

又曰秦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為銅鑄金人十二各千
石置庭中
又曰張孟談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室之堂皆以練銅為

柱曰梁孟為董安于之弟嘗出公室之室嘗以銅鑄

又曰趙襄子使廚人以銅斗擊代王殺之而取其地

又曰土使善相相鄧通當貧餓死文帝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景帝立有告通盜出微鑄錢盡沒入一簪不得着身寄死人家

又曰龍門碣石多銅鐵漢書曰武帝即位好鬼神之事李少君以却老方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桓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

又曰黃帝采首陽山銅鑄鼎於荆山之下

又曰王莽夢長樂宮銅人五枚並起立莽惡之使尚方鑄減銅人應之

又曰吳有豫章郡銅山招致天下人民亡命者盜鑄錢

又曰凡律度量衡用銅者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

又曰王莽天鳳四年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以五色銅為之

又曰無雷國有銅

華嶠後漢書曰靈帝時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外

又曰脩玉堂殿鑄銅人四黃鐘四其音中黃鐘也子為黃鐘及天祿蝦

蟄又鑄四山文錢天祿獸也范曄後漢書曰馬援善別名馬於交阯得賂越銅鼓乃鑄為馬式

又曰馬援征南海鑄銅柱於林邑國以極漢南界

又曰崔烈納錢為司徒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為三公而今豈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

又曰荀子訓遁去不知所止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老翁共磨娑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魏略曰明帝徙長安諸鍾簾駱駝銅人承露盤折銅人不

可致住霸城又鑄作銅人列坐於司馬門外吳志朱異口賦弩曰南岳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

晉書曰南陽王模督秦雍時關中飢荒百姓相噉加以疾痛盜賊公行模力不能制乃鑄銅人鍾鼎為釜器以易穀議者非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石勒徙洛陽銅馬翁仲二于襄國列之永豐門

北史曰後魏明帝初爾朱榮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子像成當奉為主唯莊帝獨就

唐書曰開元中許昌縣之唐祠掘地得古銅樽又隱起雙鯉篆書文曰宜子孫

又曰開元十三年宋州獻古銅鼎九及鍾磬甌金鐃杓盤瓶各數四時宋地尉晉日休因板築獲而獻之

又曰初天寶中天下州郡皆鑄銅為玄宗擬其形容首冠環焰足承齒蒼真尊佛之像間列於殿堂號為真容及山

東陷率被鎔毀而恒州獨存又曰文宗開宰相日幣輕錢重如何宰相楊嗣復曰此事

已久但且禁銅不可遽變其法法變則必擾人李珣曰今請加鑪鑄錢他法不可先有格令州府禁銅為器當今以銅為器而不知禁所病者制勅一不嘗不經年而州縣因循所以制令相次而視之為常今自淮南而南至於江嶺鼓鑄銅器列而為肆州縣不禁市井之人逐錐刀之利以縉範為他器鬻之售利不啻數倍是則禁銅之令必在嚴切斯其要也

又曰五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為瓦塗金其上照耀山谷計錢巨億萬

淮南子曰銅英青

又曰銅不可以為弩

抱朴子曰吳時發廣陵大冢中有銅為人數十頭皆長五尺許十六國本姓并誌魏曰不詳其器則論出餘皆二千

又曰金簡記云以五月丙子日中時鑄五石下其銅五石

雄黃丹砂雌黃礬石曾青也皆鑄粉之以金華池漆之內

太一神鼎中下以桂薪燒之銅成以銅炭冶之取牡銅以

為雄劍取牝銅為雌劍帶之以入河則蛟龍巨魚水神不

敢進也欲知銅之牝牡當令童男童女俱以水灌銅以其

在火中尚赤時也則銅自分為兩段有凸起者則牝銅也

凹陷者則牝銅也

又曰山中夜見胡人銅之精也

山海經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此山出銅色赤如火以

戒為兵獻汲冢中得銅金劍一枚長三尺五寸故通以錫雜為兵器

帝王世紀曰紂作銅柱令男女裸形緣之落則姐已笑

國語管仲曰美金以鑄戟劍鑄試諸狗馬為利者惡金以

鑄鉏夷斤耨也斤形似鉏而小耨斫也

廣雅曰白銅謂之鑿赤銅謂之錫

漢武內傳曰上起神屋臺以銅為柱黃金塗之

神異經曰入金山下四丈得丹陽銅張華曰此銅與金相
似典術曰陶丹銅以

為金

賈誼書曰下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

西京雜記曰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藏見銅人十一枚

坐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皆有所執皆綴花綵

儼然若生人筵下有銅管上口高數尺山筵後其一管內

空一管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管一人紐繩則琴筑笙竽

皆作聲音與真樂不異

虞喜志林曰建武中南郡男子獻銅鼓背有銘及吳時江

水中鍾上有百餘字人莫有識者

地鏡圖曰草莖黃秀下有銅器

士緯曰銅出於石為鈴則小鑄鍾則大

南中八郡志曰雲南舊有銀窟數十劉禪時歲常納貢亡

破以來時往採取銀化為銅不復中用

世語曰元康八年陵雲臺上生銅

賈誼鵬鳥賦曰陰陽為炭萬物為銅

張瑩漢南記曰安帝見銅人以問侍中張陵對曰昔秦始皇

皇時有大人十二身長五丈履六尺皆夷狄之服見於臨

洮此天將亡秦之證而始皇誤喜以為瑞乃鑄銅人以為

像上曰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傳載云其人曾上有銘

林邑記曰林邑王范文鑄銅為牛銅屋行宮

荆州記曰衡陽重安縣有畧反塘故老相傳云此塘中

有銅神今猶時聞銅聲水轉變綠魚為之死

武當山記曰山有石室中有銅杖長七尺

越絕書曰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谷涸而出銅歐冶

因為純鈞之劍中記曰劍之精為童奴

嶺表異錄曰蠻夷之樂有銅鼓焉形如腰鼓而一頭有面

鼓面圓二尺許面與身連全用銅鑄其身遍有蟲魚花草

之狀通體均勻厚二分已來鑪鑄之妙實為奇巧擊之響

亮不下鳴鼉貞元年中驃國進樂有玉螺銅鼓玉螺蓋螺

琢玉即知南蠻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咸通末幽州張直

方貶龔州刺史到任後修葺州城緣掘土得一銅鼓牽復

載以歸京到襄漢以為無用之物遂捨于延慶禪院用代

木魚

鐵

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厥貢璆鐵

尚書說命曰若金用汝作礪孔安國曰鐵須礪以成利器

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

皮革無或不良

左傳昭七年曰晉趙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

子刑書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鐵一鼓而足之

春秋孔演圖曰八政不中則鐵飛

春秋繁露曰蒸石取鐵非人意也禍福所從生亦非人意

乎孔安國曰

廣雅曰鐵朴謂之礪

史記曰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也

文曰卓氏宛氏以鐵冶致富

漢書五行志曰武帝征和二年涿郡鐵官鑄鐵消皆飛去

時劉屈氂為太守後死象

漢書曰高祖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藏之宗廟
又曰張良以家財求客刺秦王得力士為鐵椎重一百二
十斤秦始皇至博浪沙中良與客俱擊秦皇帝

又曰張敞弟武拜為梁相武曰富以柱後惠文冠彈治之
耳應劭曰柱後以鐵為柱本法官冠也

又曰成帝河平二年沛郡鐵官冶鐵飛

又曰李尋說王根曰政感陰陽猶鐵炭之低仰見效可信
者天文志曰懸土炭也以鐵易土耳先冬夏至懸鐵炭於衡各一端冬陽氣至炭仰而鐵低夏至炭低而鐵仰

又曰媯羌國有鐵自化作兵

范曄後漢書曰赤眉降徐宣等曰自今日得降猶去虎口
歸慈母世祖曰卿鐵中鎗鎗庸中佼佼耳

又曰公孫瓚徙鎮易京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以鐵為門
魏略曰弁辰國出鐵韓穢皆從市之諸市買皆用鐵如中

國用錢也齊書曰夫王不金鐵何

王隱晉書曰石苞字仲容初為縣吏買鐵鄴市市長沛國

趙元儒見苞異之便與結交○晉陽秋日肅慎土無鹽鐵

晉書曰林邑國王范逸死奴文篡立文曰南西卷縣夷帥

范雅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鱧魚化成鐵用以為刀刀成

乃對大石障而呪之曰鱧魚變化冷成雙刀石障破者是

有神靈進斫之石即瓦解文知其神乃懷之

晉書載記曰赫連勃勃以鐵伐為氏曰使我宗族子孫剛

銳如鐵皆堪伐人也宋書赫連勃勃傳

齊書曰高祖素儉約後宮物器欄檻以銅為節者並改以

鐵鐵器

梁書曰康絢築浮山堰將合淮水漂沒復決潰眾患之或

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決壞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

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鑊鋤數千萬斤沈於堰所東西二
後漢書曰崔挺爲光州刺史先是州內少鐵器用皆求之
他鏡挺表復鐵官公私有賴

莊子曰金鐵蒙以大縹載六驥之上則到千里
淮南子曰上古之時未有鐵器磨屋以耨

又曰鐵不可以爲舟
又曰豐水之深十仞不受塵埃投金鐵焉則形見於水

山海經曰克光之山龍首之山其陰多鐵

神異經曰南方有獸焉角足大小形狀如水牛皮毛黑如

漆食鐵飲水其糞可爲兵器其利如鋼名曰嚙鐵俗云昨鐵玄黃

經曰南方齒鐵糞利如鋼食鐵飲水腹中不傷也

河圖曰赤帝有女譌鐵飛之異

新序曰公孫敖曰夫玉石金鐵猶可琢磨以爲器用而况

於人

論衡曰紂力能索鐵申鉤

盧緄四王起事曰張方請帝遷都五于騎皆鐵纏稍

魏武故事曰領長史王必是吾鄉披荆棘時吏忠而勤事

心如鐵石

薛林曰許玄度出都爲弟婚弟少愚恐人嘲弄玄度爲解

而獲兔真長笑曰許玄度爲弟張十重鐵步障

異苑曰楚王與羣臣獵於雲夢縱良犬逐狡兔三日而獲

之其腸是鐵良工曰可以爲劍

卅洲記曰流沙在西海中上多山川積石爲昆吾石治其

石成鐵作劍光明洞照如水精狀割玉如切泥土

廣州記曰鄧平縣有鐵石

南方草物狀曰鐵出耽蘭州裸夷莊舡載鐵至扶南賣之

太平御覽

華陽國志曰公孫述廢銅錢鑄鐵錢百姓貨賣不行賣之
 晉起居注曰咸亨三年燉煌土送金鋼生金中百淘不消
 可以切玉出天竺
 玄中記曰金鋼出天竺大秦國一名削玉刀削玉如鐵刀
 削木大者長尺許小者如稻米欲刻玉時當作大金鑲着
 手指開其背如月以割玉刀內環中以刻玉
 南州異物志曰金鋼石也其狀如珠堅利無疋外國人好
 以飾玦環服之能辟惡毒
 南越志曰波羅基國出鋼珠朗照幽夜
 林邑記曰林邑王范明達獻金鋼指環
 抱朴子曰扶南有金鋼可以刻玉體似紫石其外國人名
 爲干延至於百文底着盤以鐵槌打之不能傷以殺羊角

扣之則濯然冰洋
 服虔通俗文曰亂金謂之鉅

鉅石

廣志曰鉅石似金亦有與金雜者淘之則分
 鍾會菟菴論曰夫莠生似禾鉅石像金
 齊周捨謂沙門法雲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法師何以捉
 鉅石香爐荅曰檀越既得戴纛貧道何爲不得執鉅
 唐書曰高宗上元元年詔九品服淺碧並鉅石帶八旂
 王子年拾遺記曰石虎爲四時浴臺皆用鉅石玳瑁爲徒
 岸

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蠶事既登分繭稱絲

又內則曰子能言教男唯女俞男鞶絲鞶小囊也男用韋

又內則言如絲其出如綸綸水也其絲士曰綸

又少儀曰國家靡幣則君子不履絲屨弊賦稅

左傳隱公曰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濟乎對曰臣聞以

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絲見棼錕

春秋考異郵曰四月蠶餌絲

毛詩鵲巢羔羊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總羔羊之革素絲五

絨羔羊之縫素絲五總

又鵲巢何彼穠矣曰其釣惟何惟絲伊緝

又鄱柏舟綠衣曰綠兮絲兮女所治兮

又鄱柏舟干旄曰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

之平論

又淇澳氓曰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

又曰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又絲衣曰絲衣其紕紕反載弁侏侏絲衣祭服也侏音求

又曰雖有絲麻無亦菅蒯

謝承後漢書曰丹陽方儲為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

居右儲正住中日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

亂絲付儲使理儲拔佩力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宜

然

表宏漢記曰郭泰傳童子魏照求入其房供給洒掃泰曰

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

絲之質附近朱藍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野蠶成絲

晉陽秋曰武帝時有司奏以青絲為牛鞞詔以青麻代之

晉書曰呂光竊號河右中書監張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文云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重羅什知又誑詐告資曰文不能為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為繩文療果無效少日資亡

宋書曰諸葛闢上言夫歲時有利害之收而蠶桑有經常之苦機杼居不變之勤而民用有奢儉之異今南至有五絲命縷之服仲夏北至比肆連行糾繩糜無用之工玄黃侵衣章之費飾綵雖貴始無所入尺絕寸分終於捐弃即一邑以推百城其費博矣謹率愚管謂宜禁革

後魏書曰幽州刺史張亮初有薛淑夢亮於山上挂絲覺而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君為幽州平未朞而受

管子曰齊桓公伐楚濟汝水踰方城使貢絲於周室墨子見染絲者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五入則為五色故染不可不慎非獨染絲治國亦然

淮南子曰蠶餌絲則商弦絕商金聲春蠶吐絲金死故絕也

山海經曰歐絲之野有一女子跪樹而歐絲郭璞注曰蠶類也

呂氏春秋惠子曰使女工化為絲不能治絲大匠化為木不能治木

家語曰子張問入官子曰脩身返道故夫女工必自擇絲麻良匠完材賢君選左右

論衡曰蠶含絲而商弦絕梭子生而父氣衰新絲既登故體者壞耳

和譚新論曰昔神農始削桐為琴繩絲為絃以通神明之

德合天地之敘

風俗通曰五月五日賜五色續命絲俗說益人命

正部曰皎皎練絲爲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藥則黃得泥則

黑

士緯曰絲俱生於蠶爲繒則賤爲錦則貴

神仙傳曰仙人用五色絲作續命幡幡安五色

竹林七賢論曰鬲令表毅爲政貪濁賂遺朝廷以營虛譽

遺山濤絲百斤衆人莫不受濤不欲爲異乃受之命內閣

之梁上而不用也後毅事露驗吏至濤所濤於梁上下絲

已數年塵埃黃黑封印如初以付吏

西京雜記曰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爲國所推上爲賢良國

人鄒長倩贈以素絲一襪爲書以遺之曰五絲爲躡倍躡

爲升倍升爲絨倍絨爲記倍記爲纒倍纒爲襪此自少之

多自微之著也士之立功勳効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
爲不足脩而不爲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成王時因祇國致女工一人善織新輕
素以五色絲內口中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

神仙傳曰園客者濟陰人兒美而良邑人多欲以女妻之

客終不娶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忽有五色

蛾集香草之上客收而薦之以布生華蠶焉至蠶時有一

女自來助客養蠶亦以香草食之蠶收得蠶白二十枚蠶

大如蠶每一蠶繅六七日絲乃盡繅訖此女與園客俱去

梁四公記曰扶桑國使貢方物有黃絲三百斤卽扶桑蠶

所吐桑灰汁所煮之絲也帶有金鑪重五十斤係六絲以

懸鑪絲有餘力

楚辭曰茅絲兮同綜冠履兮共處

宋玉鈞賦曰夫玄淵之鈞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綸

荀卿蠶賦曰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

嵇康琴賦曰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

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斬以為琴野蘭之

絲以為絃

古樂府歌詩曰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繩桂

枝為籠鈎何用識夫婿白馬紫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

馬頭

蔡扈廣連珠曰參絲之絃以絃琴緩張則撓急張則絕

陸凱奏事曰諸暨永安出御絲

素

釋名曰素樸素也已織則供用不復加功飾也

史記曰蘇代遺燕王書云齊紫敗素而賈十倍敗素染以為紫也

東觀漢記曰鄭據建初五年辟司徒府拜侍御史上疏詔書下官府賜據素六十疋

漢書儀曰天地鬼神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都布曩白素裹

漢官儀曰印綬盛以篋篋以綠綈表白素裹

魏志曰學者資於人猶籃之深素

范子計然曰白素出三輔疋八百

孟子曰陳相道許行之言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

曰然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

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也

韓子曰齊桓公好衣紫國人皆好服之至五素不得一紫

事具縹門

鹽鐵論曰縹素不能自分於縹墨賢聖不能自治於亂世

班固與弟書云今賈白素三百疋欲以市月支焉

宋玉美人賦曰腰如束素

徐幹團扇賦曰惟合歡之奇扇肇伊洛之織素

古詩曰新人能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疋織素五丈

餘以縑特比素新人不如故

班婕妤詩曰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

象明月

楊雄答劉歆書曰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

把三寸弱翰筆齋油素四尺以問其異方語歸即以鈇擗

次之於鈇槩七念反三十七歲於今矣

縑

史記曰烏倮氏以縑遺戎王戎王十倍報之

帝玉世紀曰末喜好聞裂縑之聲桀為發縑裂之

漢書曰灌嬰睢陽販縑者

又曰廣川王去立昭信為后幸姬陶望卿為脩美人主縑

帛昭信諧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盡取善縑丐

諸宮人

獻帝紀曰是時新遷都官人多亡衣服帝欲發御府縑以

作之李儻不欲曰宮中有衣服胡為復作耶詔賣廐馬百

餘疋御府大司農出雜縑二萬疋與所賣廐馬直賜公卿

已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儻曰我邸閣儲時少乃悉載

置其營賈詡曰此上意不可距也儻終不從

又曰李儻時合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縑綵與之

晉書曰單道開燉煌人常衣麤褐或贈以縑服皆不着

宋書曰朱百陽居山陰有時出山陰為妻買縑絲三五事

好飲酒遇醉或失之

後周書曰梁主蕭巋朝於鄴高祖與之宴大悅賜雜縑万

段良馬數千疋并賜齊後主妓妾及常所乘五百里駿馬以遺之西河記曰西河無蠶桑婦女着碧纈裙上加細布裳且為戎狄性着紫纈襦袴以外國色錦為袴褶後魏書曰封回為都官尚書冀州大中正築陽鄧雲詔事長秋卿劉騰貨紫纈四百疋得為安州刺史除書且出晚往詣回坐未定問安州興生何事便回曰卿荷國寵恩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規造問興生乎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慙失色

綵

尚書禹貢曰徐州厥篚玄纈玄纈黑纈縞也織縞荆州厥篚玄纈玄纈白纈縞也也織在中明二物皆當細

禮記玉藻曰無君者不貳綵非列綵不入公門列綵正服

史記曰通邑大都采千疋比千乘家

漢書曰孝文六年遣單于赤緋綵縵各四十疋

東觀漢記曰光武起拜朱和建義大將軍賜絳八百疋

又曰光武初起義與諸李市弓弩絳衣赤幘

謝承後漢書曰陳重同舍郎有歸寧者誤持隣舍郎絳去

嫌重收重不申曲直置絳還之去郎還得絳甚愧於重

袁山松後漢書曰劉盆子拜竟復從劉仲卿居仲卿為益

子制絳單衣

張璠漢記曰朱雋少孤母以販繒綵為事同郡周起負官

債百萬縣催責之雋竊母帛為起解債

魏志曰景初中賜倭女王精絳五十疋紺青五十疋

吳書陸遜破曹休當還西陵王賜遜繒綵丹漆

梁書曰張譏幼喪母有錯絲經帕母之遺製及有所識家人其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自己正十五唐書曰武德中太宗平并州悉復故地上悅置酒含章殿宴羣臣極歡遣入御府賜繪綵皆盡重而出韓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五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惡紫臭公曰諾三日境內莫有衣紫風俗適日夏至着五綵辟兵題綵日游光厲鬼知其名無溫疾五采辟五兵也按取新斷織繫戶亦此類也世語曰王經彥偉初爲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絳二十疋令交市於吳經不納書奔官歸崔寔四民月令曰八月清風戒寒趣深綵也擊虞決疑曰古者男子皆衣綵有故乃素服秦漢以來服

色轉變今唯朝廷五服用綵

裴玄新言曰五月五日集五綵繒謂之辟兵不解以問伏君伏君曰青赤白黑爲之四面黃居中央名曰變方綴之於複以示婦人養蠶之工也傳聲者誤以爲辟兵李陵與蘇武詩曰有鳥西南飛熠熠似蒼鷹朝發天池隅暮宿日南陵欲寄一言書託之箋絲繒

張載擬四愁詩曰佳人贈我筒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蔡邕女誡曰禮女始行服纁纁絳也上正色也紅紫不以爲褻服細綠不以爲上繒貴厚而色尚深爲其堅紐也母丘儉報弟書曰今別致絳二百疋可以供送葬之事

周禮天官下曰深人掌深絲帛凡深春暴練夏纁玄秋深夏官獻功

又地官下曰掌染草掌以春秋歛深草之物染草茅蒐藁蘆禾首紫菊

屬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權量以知輕重多之時

又冬官考工記曰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司

農云湛漬也丹秫赤粟玄謂湛讀如漸車帷淳而漬之

以炊下湯沃其熾烝三入為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

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緇今禮俗文作

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

禮記月令曰季夏命有司染絲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

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無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

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質正也良善也所用染

爾雅曰一染謂之緇二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青謂

之葱黑謂之黝

漢書王莽傳曰更始元年拜置百官莽聞之愈恐欲外示

自安乃深其鬚髮

吳錄曰九真移風縣有赤絮膠人規土知蟻穴墜發以木

枝插其中則蟻緣而生漆折漆以染絮其色正赤

宋書曰陶季直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

衣卒後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

呂氏春秋曰素染於青染於黃五入而五色堯舜三王染

於賢聖而治桀紂幽厲染於凶佞而亡

博物志曰蕪蘇子染法蕪蘇子一升可染一疋直以水浸

之耳

釋名曰緇桑葉初生色也

廣志曰烏丸與匈奴同俗丈夫婦人為木幘朱染之如杆

盆以沓頭

神仙傳曰昌容者商王女也脩道於常山食蓬蘽根二百

餘年能致紫草賣與染家得錢以與貧病者

環濟要略曰正色有五謂青赤黃白黑也間色有五謂紺紅縹紫流黃也

晉書曰正色者謂青赤黃白黑也間色者謂紺紅縹紫流黃也

魏志曰正色者謂青赤黃白黑也間色者謂紺紅縹紫流黃也

齊書曰正色者謂青赤黃白黑也間色者謂紺紅縹紫流黃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四

魏志曰正色者謂青赤黃白黑也間色者謂紺紅縹紫流黃也

晉書曰正色者謂青赤黃白黑也間色者謂紺紅縹紫流黃也

齊書曰正色者謂青赤黃白黑也間色者謂紺紅縹紫流黃也

梁書曰正色者謂青赤黃白黑也間色者謂紺紅縹紫流黃也

陳書曰正色者謂青赤黃白黑也間色者謂紺紅縹紫流黃也

隋書曰正色者謂青赤黃白黑也間色者謂紺紅縹紫流黃也

唐書曰正色者謂青赤黃白黑也間色者謂紺紅縹紫流黃也



